

白开元：“泰戈尔的诗我译了6万多行”

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田泳

“我能成为泰戈尔的译者完全是命运的选择。”作为《泰戈尔全集》的主编和泰戈尔诗歌的重要译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白开元教授告诉我，1965年他被派到孟加拉，他才开始从字母学习孟加拉语。1987年，他翻译了第一本泰戈尔的作品《寂园心曲》，里面有政治诗、叙事诗、爱情诗、儿童诗。“这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的比较多种类的从孟加拉语译过来的泰戈尔的作品。”

《泰戈尔全集》中我负责翻译诗歌，泰戈尔一生写诗大约七万多行，我译了六万多行。“白开元说：“泰戈尔的诗不好译。不了解他的思想和印度风土民俗，译起来就会走样。”他告诉记者：“前几天我校一个别人译的稿，是泰戈尔70岁生日写的一首散文诗，他是这样写的‘我没出生在荣华富贵中，也没出生在荣华富贵的追忆当中。’而他们译成了‘我出生在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富裕的家庭生活也没什么印象。’我觉得如果不懂泰戈尔的意境，用逻辑思维来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就很难翻译出泰戈尔的风格。”

冰心和郑振铎早年都曾译过泰戈尔的诗集，是从英文译过来。白开元说自己在译泰戈尔前，都看过他们的译本：“我认为冰心、郑振铎译得很好，我译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吸收他们好的地方，但用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冰心译的《吉檀迦利》中有一句‘不管你怎么倒，我手里总有余量待充满。’和英文很贴切，但不太符合现在人的语言习惯。我就直接译为‘不管你怎么倒，我的手都可以接纳。’孟加拉语里有很多词是英文没法表达的，但我可以直接从孟加拉语译过来。”

泰戈尔一生充满大爱，他把自己的奖金和全部版权都捐来办学校。他说：“我爱过人，也被人爱过，让我临死前把这句话留在人间。”白开元教授认为这是泰戈尔的人生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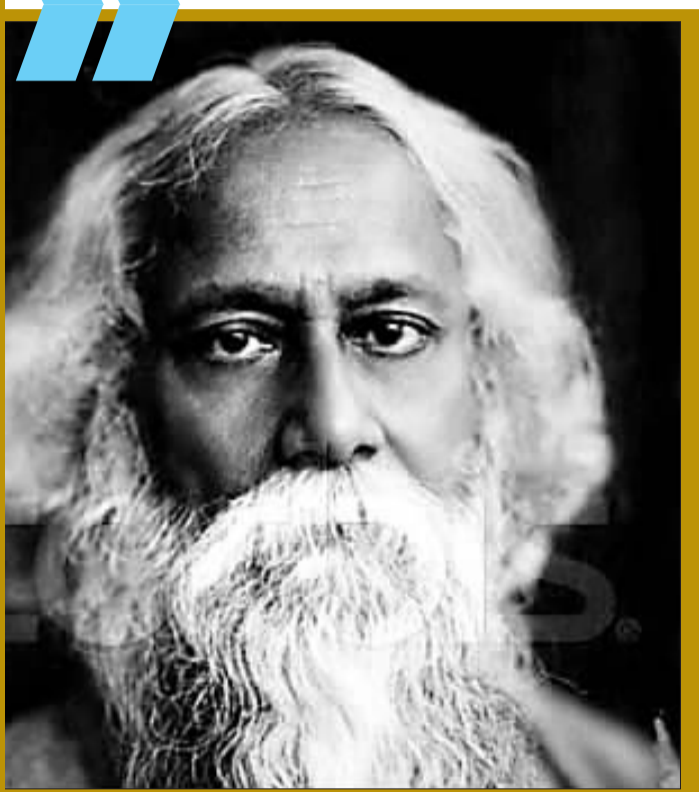
“泰戈尔一生充满了痛苦，但泰戈尔能在巨大的痛苦中发现人生的美，他一生写了许多儿童诗，《新月集》是儿童诗的经典。我译他的诗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很豁达地对待人生，正确对待生死。泰戈尔经常讲，我从无丝的往昔飘过来，又向无踪的未来飘过去。在这样一个时空里人是很渺小的。他还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的梦就像一个水晶，像一个火花，人生很短暂一闪就没了，但你总要闪一下。现在很多人自杀，在他们看了泰戈尔的诗，理解他的境界，就不会去自杀了，就会懂得珍惜。”

一百多年过去了，白开元认为泰戈尔的作品中有三个题材是永恒的。“一是儿童诗，二是爱情诗，三是哲理诗。泰戈尔写过‘荣誉如果高过实际，向真实的你低下头去。’还有‘不管你身体如何旋转，左手在你左边，右手在你右边。’多么深邃、多么富有哲理，我觉得今天仍能给人以启迪。我觉得这些诗永远都有魅力，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

泰戈尔曾在中国引起文化风波

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

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田泳



▲泰戈尔



▲泰戈尔与英、美学者在中国

►1924年泰戈尔与林徽因(左)、徐志摩(右)合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2011年5月7日，北京，一个隆重的纪念因一位150年前出生的诗人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多位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生、印度及孟加拉驻中国大使也莅临现场，共同纪念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相关系列文化活动在北京也正式启动。

泰戈尔，这个名字中国人非常熟悉。他那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形象和他那首首优美、隽永的诗歌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情感和记忆——不知不觉，他已150岁。作为横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孟加拉语是他的母语。泰戈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虽然在音乐、教育、绘画、戏剧等方面都贡献卓著，但他以诗人著称。1913年，他因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并成为享誉世界的东方文化的代表。

泰戈尔接受梁启超邀请访华

泰戈尔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吉檀迦利》1915年被介绍到中国，他是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作品总量最多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和读者。郭沫若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也曾说自己的《繁星》和《春水》的时候，“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1913年泰戈尔打破西方白人的垄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到欧美四处讲演，大受欢迎，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1924年，泰戈尔接受梁启超先生的热情邀请来华访问，这件事，不仅成为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也在中国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风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事件。一生

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著名学者谭中，曾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任教，2010年他获得印度政府二等莲花奖，是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得此荣誉的学者，他认为，时至今日，重新解读这一事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送泰戈尔中文名字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到1924年访华前，中国对泰戈尔充满了热情。徐志摩曾这样写信给泰戈尔：“这里几乎所有的具有影响力的杂志都刊载有关您的文章，也有了特刊介绍您……无论是西方和东方的作家，从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国家年轻人的心中，引起那么广泛而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您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当年的4月23日，梁启超到天津迎接泰戈尔并陪他坐车来到北京，泰戈尔在上海甚至就住在徐志摩的家中，他随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太原等地，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5月8日，北京各界为泰戈尔庆祝64岁生日，梁启超送给泰戈尔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使泰戈尔的访华行程达到了高潮。泰戈尔逝世前一年，他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我有一个中国名字》这首诗：“我着了中国的长衫，得到中文名字/这是我心底的启示；友谊使我再世。是他带给我生命的奇异……”

陈独秀反对泰戈尔访华讲演

作为一个东方文化的代表，泰戈尔对古老的中国抱有特别的情感。但在他的访问中国期间，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面对积弱积贫的中国和西方的“先进”性，中国的很多知识精英都深感传统文化包袱的沉重和弊端，而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虽然让梁启超等人一见倾心，坚定了他们回归本土文化的主张，但却受到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陈独秀是中国最早

翻译《吉檀迦利》并介绍到报刊上的中国学者，但在泰戈尔访问中国期间，他和瞿秋白却是泰戈尔访华讲演最坚定的反对者，不仅在报刊上公开批评泰戈尔的言论，还派人到泰戈尔讲演的会场向听众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其理由大致是：我们在东方文明下受尽了苦，泰戈尔维护这些腐朽无用的东西，我们只好反对他，泰戈尔要废除民族与政治，用灵魂的安慰来取代，是逃避现实……有学者认为，当时陈独秀等反对泰戈尔的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对西方现代化的渴望和反对封建传统的缩影。

中国需要这样的文化巨人

如今，距离泰戈尔先生在中国引起的争论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但今天，重新思考泰戈尔当年在中国引起的争论，也许更有意义。谭中先生说，这也是他愿意以抱病之躯，从美国回到中国来参加泰戈尔先生15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的最大动力。他说：“今天我们纪念泰戈尔，有两点意义。一是泰戈尔强调中国要发扬数千年的传统智慧，不要东施效颦盲目模仿西方的观点，是丰富、庞大与多方面的。所以当我发现在西方世界为了物质利益而伤害人、把人贬为机器的时候，我深为伤感。”更重要的一点，谭中先生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又复杂的新时代。一方面经济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文化道德日益受到物质利益贪婪腐蚀，中国需要泰戈尔这样的文化巨人的带领，增强爱心、启发天良、重振精神的魅力。

商报同城分类 广告上门热线: 82913311 深圳新闻网 (100.s/www.com) 免费发布四天

企业服务 公告声明 工商服务 金融房产 地产业务 综合分类 求购收购 酒楼转让 征婚 征婚 征婚 求购工业用地 营业中餐厅租或转 47岁经商男诚征 正规婚介 免费登记 48岁不育经商女